新式標點

漢魏六朝女子文選

甲戌五月廿二日購

上海啓智書局印行

漢魏六朝女子文選叙

漢魏六朝女子文選者：張維自己酉夏至庚戌春，受之於夫子所講授，錄之以自誦者也。明袁黃有八代文宗，梅鼎祚有八代詩乘，近人有八代詩選；八代卽指漢魏六朝，唐韓愈文起八代之衰，此其所本也。然因唐而稱漢魏六朝可云八代，猶孔子稱夏殷爲二代，孟子稱夏商周爲三代是也。至今日而云八代，則安知非指梁唐晉漢周宋元明乎？故不曰八代，而曰漢魏六朝也。隋書經籍志有婦人集二十卷，婦人集鈔二卷；案：說文解字，女，婦人也，段玉裁曰：男丈夫也，女婦人也。立文相對，喪服經每以丈夫婦人連文，渾言之，女亦婦人：析言之，適人乃言婦人也，左傳曰：君子謂宋共姬女

，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此可以知女道婦道之有不同矣。言女子者，對男子而言，子皆美稱也。然則言女子可晐婦人，言婦人似不可晐女子，故不曰婦人文，而曰女子文也。其不曰女子文集，而曰女子文選何也？文集則誼取并包，文選則意存區別，漢魏六朝女子文之存於今者，不皆入選；入選者，不過十之六七。其所以不入選者，慮有八例：一曰：章句已缺，如後漢班昭欹器頌，晉王劭之夫誄等是也；二曰：篇幅太短，如漢馮嫽上元帝書，敬武長公主上哀帝書等是也；三曰事涉暗昧，如漢程姬遺孫女徵臣書，漢元王皇后治問成帝發病狀詔，貶徙趙太后詔，廢趙皇后詔等是也；四曰：跡近賊亂，如漢趙昭儀與籍武詔記，赫蹏書，又與籍武詔記等是也；五曰：文太纖媟，如漢成趙皇后奏牋成帝書等是也；六曰：文

非獨撰，如宋彭城王義康女玉秀露板辭等是也；七曰：文成專書，如後漢班昭女誡，晉衛鑠筆陣圖等是也；八曰：文係僞託，如漢卓文君司馬相如誄等是也。若夫后妃之文，則又有三例制，詔，册，令，璽，書，戒，敕，惟史有明文，能自操筆札者，則甄錄一二，如：漢元王皇后，後漢明德馬皇后，和熹鄧皇后，順烈梁皇后，後魏文成文明皇后，宣武靈皇后等，斯其選矣。若漢呂后之詔，上官后之璽書等，則不錄也。夫制，詔，册，令，璽，書，戒，敕，雖在帝王，猶多代造；況在母后，何能免茲？故雖能自屬文辭，亦必擇其煦煦仁政所關，與夫自表好惡之辭，似係出自胸中所造者，則甄錄一二，如：漢元王皇后非坐不道無得繫婦女老弱詔，後漢明德馬后辭封舅氏詔，和熹鄧后賜周馮貴人歸園策，後魏宣武靈胡后禁

私度僧令等是也。若夫漢元王皇后令安漢公居攝詔策，安漢公九錫文等，則不類矣。至于賦，頌，誄，贊，奏，表，書，疏，大都出於自手，雖有一二代造，史亦不能別白，故選例不若制詔等之嚴。如：漢班婕妤，晉左九嬪，陳後主沈后，隋煬蕭后皇等，文藝彪炳，人亦無所用疑。若漢呂后之報匈奴冒頓書，晉惠廢賈后乞以王禮葬愍懷太子表等，則亦不類也。張維曰：漢魏六朝文之優於後世者，在少浮詞寡費，語質而有文，漢魏尚矣。六朝浮華，而女子文，則尚無此弊，讀其文，可知也。余讀隋書經籍志，自漢以來，迄於隋，女子文集，載有二十四家，都八十卷。漢成帝班婕妤集一卷，原注：梁有班昭集三卷，亡：梁又有婦人後漢黃門郎秦嘉妻徐淑集一卷：後漢董祀妻蔡文姬集一卷：傅石甫妻孔氏集一卷，亡：晉江

州刺史王凝之妻謝道韞集二卷，原注：梁有婦人晉司徒王渾妻鍾夫人集五卷；晉武帝左九嬪集四卷；晉太宰賈充妻李扶集一卷；晉武平都尉陶融妻陳窈集一卷；晉都水使者妻陳玢集五卷；晉海西令劉臻妻陳璆集七卷；晉劉柔妻王邵之集十卷；晉散騎常侍傅伉妻辛蕭集一卷；晉松陽令鈕滔母孫瓊集二卷；晉成公道賢妻龐馥集一卷；晉宣城太守何殷妻徐氏集一卷，亡；梁又有宋婦人辛氏集一卷；宋後宮司儀韓蘭英集四卷，亡；梁臨安恭公主集三卷；梁征西記室范靖妻沈滿願集三卷；梁太子洗馬徐悱妻劉令嫻集三卷；陳後主沈后集十卷；劉子玫母祖氏集九卷；而符堅秦州刺史竇氏妻蘇氏作迴文詩八卷，織綿迴文詩一卷，尚不在其列，今則十不存一二矣。明代所選女子文最多，張之象則有彤管新編八卷，田藝蘅則有詩女史十

四卷，拾遺二卷，鍾惺則有名媛詩歸三十六卷，江元禧則有玉臺文苑八卷，江元祚則有續玉臺文苑四卷，鄭文昂則有名媛彙詩二十卷，皆藏於四庫提要，稱其譌舛，雜出，眞僞不辯。余雖未覩其書，然要之，無別裁可知也。國初則費密有唐宮閨詩二卷，季嫻有閨秀集初編五卷，維雖不學，然不喜讀隋唐以後文，下筆千言，提其要，則大都無物，今且新民派之媟文扇宇內矣。國家痿敝，則趨勢忘本，而效夷語，效而諂，猶可言也；郢書燕說，比比皆是，斯文將喪，先烈典型，行將墮地，乃出其嚮所選讀漢魏六朝女子文百二十二首，付之剞劂，載其芳馨，以慰幽人於長徃，詔吾黨以涂徑云爾。以云理董，則吾豈敢？辛亥，三月，朔日，張維敍。

漢魏六朝女子文選卷上

無韻之文



漢魏六朝女子文選卷下

有韻文弟一

晉辛蕭燕頌

晉陳琇正旦獻椒花頌

晉陳琇五時畫扇頌

晉王邵之姜嫄頌

晉王邵之啓母塗山頌

以上頌十首

晉左九嬪虞舜二妃贊

晉左九嬪周宣王姜后贊

晉左九嬪班倢伃贊

晉左九嬪孟軻母贊

晉左九嬪狂接輿妻贊

晉左九嬪荊武王夫人鄧曼贊

漢魏六朝女子文選　無韻文第一

卷上

後漢班昭女誡序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箒於曹氏，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頑，教導無素，恒恐子穀，負辱清朝，聖恩橫加，猥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爲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教訓，不聞婦禮，懼失容它門，取恥

宗族。吾今疾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聊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

晉衛鑠筆陳圖序

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筆；六藝之奧，莫匪乎銀鉤。昔秦丞相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歎，患其無骨；蔡尙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故知達其源者少，闇于其理者多。近代以來，殊不師古；而緣情棄道，纔記姓名：或學不該贍，聞見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虛費精神；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今删李斯筆妙，更加潤色，總七條幷作其形容列事如左，貽諸子孫，永爲模範。庶將來君子時復覽焉。

漢班倢伃報諸姪書

記言屬見所賜趙倢伃書以相比，元帝被病無悰，但鍛鍊，後宮貴人書也；類多華辭。至如成帝，則推誠寫實，若家人夫婦相與書矣。何可比也。故略陳其長短，今汝曹自評之。

後漢杜泰姬敎子

中人情性，可上下也；在其檢耳。若放而不檢，則入惡也。昔西門豹佩韋以自寬，宓子賤帶弦以自急；故能改身之恆，爲天下名士。

後漢杜泰姬戒諸女及婦

吾之姙身，在乎正順。及其生也，思存于撫愛。其長之也，威儀以先，後之禮貌。以左右之恭敬；以監臨之懃恪；以勸之孝順；

以內之忠信；以發之是；以皆成而無不善，汝曹庶幾勿忘吾法也。

後漢楊禮珪敕二婦

吾先姑母師也。常言聖賢必勞民者，使之思善，不勞則逸；逸則不才。吾家不爲貧也；所以粗食急務者，使知苦難備。

後漢李文姬敕弟燮

先公爲漢忠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梁冀以族，弟幸濟；豈非天乎？愼勿有一言加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是又掇禍也。

後漢陳惠謙戒兄子伯思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患年不長也。且夫神仙愚惑，如繫風捕影，非可得也。

後漢竇玄妻與竇玄書

竇玄形貌絕異，天子以公主妻之，舊妻與玄書別曰：

棄妻斥女敬白竇生：卑賤鄙陋，不如貴人，妾日已遠，彼日已親，何所告訴？仰呼蒼天！悲哉竇生！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悲不可忍，怨不自去，彼獨何人，而居我處？

後漢徐淑答夫秦嘉書

知屈珪璋，應奉藏使，策名王府，觀國之光；雖失高素皓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操也。自初承問。心願東還，迫疾惟宜，抱歎而已。日月已盡，行有伴例；想嚴莊已辯，發邁在近；誰謂宋遠，企予望之！室邇人遐，我勞如何！深谷逶迤，而君是涉；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斯亦難矣！長路悠悠，而君是踐；冰霜慘烈，而君是履，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離？于是

詠萱草之喻，以消兩家之思；割今者之恨，以待將來之歡！今適樂土，優游京邑，觀王都之壯麗，察天下之珍妙，得無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耶？

後漢徐淑又報嘉書

既惠音令，兼賜諸物，厚顧慇勤，出于非望。鏡有文彩之麗，釵有殊異之觀；芳香既珍，素琴益好，惠異物于鄙陋，割所珍以相賜，非豐恩之厚。孰宜若斯？覽鏡執釵，情想髣髴；操琴詠詩，思心成結。敕以芳香馥身，喻以明鏡鑒形，此言過矣；未獲我心也。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婕妤有誰榮之歎，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鑒，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則寶釵不設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今奉旄牛尾，拂一枚，可以拂塵垢，越布手巾二枚，嚴

器中物幾具，金錯盌一枚，可以盛書水，琉璃盌一枚，可以服藥酒。

後漢徐淑爲誓書與兄弟

蓋聞君子導人以德，矯俗以禮；是以列士有不移之志，貞女無迴二之行。淑雖婦人，竊慕殺身成義，死而後已。夙遘禍罰，喪其所天，男弱未冠，女幼未笄；是以僶俛求生，將欲長育二子，上奉祖宗之嗣，下繼祖禰之禮；然後覲于黃泉，永無慚色。仁兄德弟，既不能厲高節于弱志，發明明于闇昧，許我他人，逼我于上，乃命官人訟之簡書；夫智者不可惑以事，仁者不可脅以死；晏嬰不以白忍臨頸，改正直之辭，梁寡不以毀形之痛，忘執節之義，高山景行，豈不思齊？計兄弟備託學門，不能匡我以道，博我以文；雖曰

既學，吾謂之未也。

後漢楊彪妻袁氏答曹公夫人卞氏書

彪袁氏頓首，頓首：路跂雖近，不展淹久，歎想之勞，情抱山積。曹公匡濟天下，遐邇以甯，四海歸仰，莫不感戴；小兒疏細，謬蒙采拾，未有上報，果自招罪戾，念之痛楚，五內傷裂。尊意不遺，伏辱惠告，見明公與太尉書，具知委曲，度子之進，不過父母小兒違越，分應至此。憐其始立之年，畢命埃土，遺育孤幼，言之崩潰，明公所賜已多，又加重賚，禮頗非宜，荷受輒付往信。

魏武宣卞后與楊彪夫人袁氏書

卞頓首：貴門不遺，賢郎輔位，每感篤念，情在凝至。賢郎盛德熙妙，有蓋世文才，闔門欽敬，寶用無已。方今騷擾，戎馬屢動。

主簿，股肱近臣，征伐之計，事須敬咨。官立金鼓之節，而聞命違制，明公性急，忿然在外，輒行軍法，卞姓當時，亦所不知，聞之心肝塗地，驚愕斷絕，悼痛酷楚，情自不勝！夫人多容，卽見垂恕，故送衣服一籠，文絹百匹，房子官錦百斤，私所乘香車一乘，牛一頭，誠知微細，以達往意，望爲承納。

吳孫仲奇妹臨亡書

鏡與粉盒與郞，香奩與若；欲其行身如明鏡，純如粉，譬如香。

晉衛瓘女與國臣書

先公名謚未顯，無異凡人；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憤感慨，故以示意。

晉陶侃母湛氏封鮓反書責陶侃

汝爲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也。

晉衛鑠與釋某書

衛稽首和南：近敕奉寫急就章，遂不得與師書耳。但衛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歷多載；年廿著討論草隸通解，不敢上呈。衛有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眞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遒媚，師可詣晉尙書館書耳。仰憑至鑒，大不可言。弟子李氏衛和南。

晉陳璚與妹劉氏書

伏見偉方所作先君誄，其述詠勳德，則仁風靡墜；其言情訴哀，則孝心以敍，自非挺生之才，孰能克隆聿脩若斯者乎？執詠反覆，觸言流淚，感賴交集，悲慰竝至。元方偉方竝年少而有盛才，

文辭富艷，冠于此世，竊不自量，有疑一言，略陳所懷，庶備起予。先君既體弘仁義，又動則聖檢，奉親極孝，事君盡忠。行己也恭，養民也惠，可謂立德立功，示民軌儀者也。但道長祚短，時乏識眞，榮位未登，高志不遂，本不標方外迹也。老莊者，絕聖弃智，渾齊萬物，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所貴，非名教所取，何必輒引以爲喩耶？可共詳之。

晉陳璆答舅母書

元方春秋始富，德業亦隆，弘道博文，才質兼備；冀志與時暢，榮耀當年，豈意一朝冥然長往？元方沖幼，過庭莫聞聖善明訓，業成三徙；亦既冠婚，雙譽允集，庶幾偕老，色養膝下；而殃厲橫流，艱禍仍遘，媛姊傾逝，宗模永絕，姊方玄華，竝天戚年，豈慮

豈圖？禍降彌酷！良才天于，始立崇基，殞于一匱，仰痛殄滅，俯悼二弟，斯人斯命，當可奈何！母年逾耳，順備經百，羅一紀之中，四遘至痛，目前廓然，三從靡託，窮悼中發，情馳難處。

晉孫瓊與虞定夫人薦環夫人書

瓊聞興賢崇德，聖主令典，旌善表操，有邦盛務。伏見族祖吳國亡民富春孫彥妻環，少厲令節，服膺道教，逮適孫氏，恪居婦職，宗姻有聲，奉禮未周，彥母喪殞，喪殞半年，彥奄亡沒，環卒禮奉終，抗義明節，傾竭私產，以供葬送，禮服既終，前無立子，家欲改醮，誓而不許。

晉孫瓊答虞吳國書

咸和中避蘇峻亂于臨安山，吳國遺使餉饋，乃答書曰：此果有

胡桃飛穰；飛穰出自南州，胡挑本生西羌，外國，外剛內柔，質似古賢，欲以奉貢。

晉孫瓊與從弟孝徵書

省爾譏我以養鵠，乃戒以衛懿滅毙之禍，斯言惑矣；吾未之取。彼衛懿之好民，無役車之載鶴，有乘軒之飾，禍敗之由，由乎失所。若乃開圃郎于靈囿，沃地矩乎神沼，文魚躍于白水，素鳥翔乎神州，豈非周文之德？大雅所脩哉？夫嘉肴旨酒，非不美也；夏禹盛以陶豆，殷紂著以玉杯；而此聖以興，彼愚以滅，蓋置之失所，如其無失，來難可施乎？

陳後主沈后與釋智顗手書

妙覺和南：今遣內師許大梵往稽首，乞傳香火，願賜菩薩名，

庶積禀修善提眷屬，謹和南。

隋譙國夫人洗氏先書報高州刺史李遷仕

太守馮寶病篤，謹令妻洗氏傳啓，并奉土貢，以資軍費。

漢淳于緹縈上書求贖父刑

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使得改行自新也。

漢烏孫公主解憂上昭帝書

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爲一，共侵烏孫，惟天子救之。

漢烏孫公主解憂上宣帝書

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人民去。使使謂

烏孫，趣持公主來，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

漢烏孫公主解憂又上宣帝書

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

後漢梁嫕上書自訟

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授命，誕生聖明；而爲竇憲兄弟所見譖訴，使妾父竦寃死牢獄，骸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脫，逸伏草野，常恐沒命，無由自達，今遭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統萬機，羣物得所，憲兄弟姦惡，既伏，辜誅，海內曠然，各獲其宜，妾得蘇息，拭目更視，乃敢昧死，自陳所天。妾聞太宗卽位，薄氏蒙榮，宣帝繼統，史族復興；

妾門雖有薄史之親，獨無外戚餘恩？誠自悼傷！妾父既冤不可復生，母氏年殊七十，及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竦朽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則施過天地，存沒幸賴。

漢公孫倢伃奏免東平相王尊

尊為相，倨慢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俱死；今妾不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

漢趙昭儀奏上趙皇后書賀正位

天地交暢，貴人姊及此令吉光登正位，為先人休，不堪喜豫。謹奏上二十六物以賀：金屑組文茵一鋪，沈水香蓮心椀一面，五色同心大結一盤，鴛鴦萬金錦一匹，琉璃屏風一張，枕前不夜珠一枚，

香綠毛狸藉一舖，通香虎皮檀象一座，龍香握魚二首，獨搖寶蓮一鋪，七出菱花鏡一奩，精金彄環四指，若亡絳綃單衣一襲，香文羅手藉三幅，七囘光雄肪髮澤一盎，紫金被褥香鑪一枚，文犀辟毒箸一雙，碧玉膏奩一合。

今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册，謹上襚三十五條，以陳踊躍之心。金華紫輪帽，金華紫羅面衣，織成上襦，織成下裳，五色文綬，鴛鴦襦，鴛鴦被，鴛鴦褥，金錯繡襠，七寶綦履，五色文玉環，同心七寶釵，黃金步搖合歡，圓璫琥珀枕，龜文枕，珊瑚玦，瑪瑙彄，雲母扇，孔雀扇，翠羽扇，九華扇，五明扇，雲母屏風，瑠璃屏風五層金博山香鑪，囘風扇，椰葉席，同心梅，合枝李，青木香，沉水香，香螺巵，九眞雄麝香，七枝鐙。

魏文昭甄后奏辭迎詣行在黃初元年

妾聞先代之興，所以饗國久長，垂祚後嗣，有不由后妃焉。故必審選其人，以興內敎。今踐阼之初，誠宜登進賢淑，統理六宮，妾自省愚陋，不任粢盛之事；加以寢疾，敢守微志。

漢成許皇后上疏言椒房用度

誇妾布服糲食，加以幼稚愚惑，不明義理，幸得免離茅屋之下，備後宮埽除，蒙過誤之寵居，非命所當託，洿穢不修，曠職尸官，數逆至法，踰越制度，當伏放流之誅，不足以塞責。迺壬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皆如竟寧以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來，遺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決上，可覆問也。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

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甯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家吏不曉，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今言無得發取諸宮，殆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取也？言妾家府，亦不當得，妾竊惑焉。幸得賜湯沐邑，以自奉養，亦小發取其中，何害于誼，而不可哉？又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竟甯前，吏誠不能揆其意，即且令妾被服所爲，不得不如前設，妾欲作某屏風張于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此二事，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宦吏忮佷，必欲自勝，幸妾尙貴，時猶以不急事操人；況今日日益侵，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所訴？陛下見妾在椒房，終不肯給妾，纖微內邪，若不私府小取，將安所仰乎？舊故中宮，乃私奪左右之賤繒，及發乘輿服繒，言爲待詔補已，而貿易其中，

左右多竊怨者，甚恥爲之。又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牙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今但損車駕，及毋若未央宮有所發遺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其餘誠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甯前；竟甯前於今世，而比之，豈可邪？故時酒肉。有所賜外家，輒上表迺決。又故杜陵梁美人歲時遺酒一石，肉百斤耳。妾甚少之。遺田八子，誠不可若是，事率衆多，不可勝，以文陳侯自見，索言之，唯陛下深察焉！

後漢班詔爲兄超求代疏

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

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一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于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公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于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

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匄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于沙漠，疲老則便捐死于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

後漢班昭上鄧太后疏

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瞽言，納芻蕘之謀慮。妾昭得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

露肝膽，以効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太伯違邠，孔子稱爲三讓。所以光昭令德，揚名于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于從政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于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蟻之赤心。

魏文帝郭后謝上表 黃初三年

妾無皇英釐降之節，又非姜任思齊之倫，誠不足以假充女君之盛位，處中饋之重任。

晉賀僑妻于氏上表言養兒子率爲後 咸和五年

妾昔初舉醮歸于賀氏，胤嗣不殖，母兄羣從以妾犯七出，數告賀氏，求妾還，妾姑薄氏過見，矜愍無子，歸之天命，婚姻之好，義無絕離，故使夫僑多立側媵。僑仲兄羣哀妾之身，恕妾之志，數謂親屬曰：于新婦不幸無子，若羣陶新婦生前男以後，當以一子與之。陶氏既產澄酸二男，其後子輝孕，羣卽白薄，若所育是男，以乞新婦，妾敬諾拜賜。先爲衣服，以待其生。輝生之日，洗浴斷臍，妾卽取還，服藥下乳以乳之。陶氏時取孩抱，羣恆辭止，婢使有言其本末者，羣輒責之，誠欲使子一情以親妾，而絕本恩于所生。輝百餘日，無命不育，妾誠自悲傷，爲之憔悴。姑長上下，益見矜憐。羣續復以子率重見鎮憮，妾所以訖心盡力，皆如養輝。故率至于有識，不自知非妾之子也。率生過周，而僑妾張始生子纂，于時

羣尙平存，不以爲疑。原薄及羣，以率賜妾之意，非惟以續僑之嗣，乃以存妾之身。妾所以得紛奉烝嘗于賀氏，緣守羣信言也。率年六歲，纂年五歲，羣始喪亡。其後言語漏洩，而率漸自嫌爲非妾所生，率既長，與妾九族內外修姑姨之親，而白談者，或以僑既有纂，其率不得久安爲妾子。若不去，則是與爲人後。去年，率卽歸還陶氏，僑時寢疾曰：吾母兄平生之日，所共議也。陌上游談之士，遽能深明禮情，當與公私共論正之。尋遂喪亡。率既年小，未究大義，動于游言，無以自處；妾亦婦人，不達典儀，唯以聞于先姑，謂妾養率，以爲己子，非所爲人後也。妾受命不夭，嬰此煢獨，少訖心力，老而見棄，曾無蜾蠃式穀之報，婦人之情，能無怨結？備論其所不解六條，其所疑十事如左：夫禮所謂爲人後者，非養子之

謂，而世之不深案禮文，恆令此二事以相疑亂處斷，所以大謬也。凡言後者，非並存之稱，明死乃至喪。生不先養，今乃以生爲人子，亂于死爲人後，此妾一不解也。今談者以僑自有纂，不嫌率還本也。原此失禮爲後之意，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今僑上非大宗，率不爲人後，何係于有纂？與無纂乎？此妾二不解也。夫以支子後大宗者爲親屬，旣訖無以序昭穆，列親疏，故系之以宗，使百代不遷，故有立後之制：今以兄弟之子，而比之族人之子後大宗，此妾三不解也。凡爲後者，降其本親一等。以成人之性，奉父母之命，而出身于彼，豈不異嬰孩之質，受成長妾人，不識所生，惟識所養者乎？鄙諺有之曰：黃雞生卵，烏雞伏之，但知爲烏雞之子，不知爲黃雞之兒，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以義合之後，比成

育之子，此妾四不解也。禮傳曰：爲人後者爲所後，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義比于子，而恩非子也。故曰爲後者，異于爲子也，今乃以爲後之公義，奪育養之至恩，此妾五不解也。與爲人後者，自謂大宗無後，族人又既已選支子爲之嗣矣，今人之中，或復重爲之後，後人者，不二之也。自非狗爵，則是貪財，其舉不主于仁義，故尤之也。非謂如率爲嫡長，先定庶少，後生而當以爲譏，此妾六不解也。妾又聞父母之于子，生與養，其恩相半，豈胞胎之氣重，而長養之功輕？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故服三年。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能凡此所歎，皆養功也。螟蛉之體，化于蜾蠃，班氏之族，乳虎

紀也。由此觀之，乳哺之義，參于造化也。今率雖受四體于陶氏，而成髮膚于妾身；推燥居溼，分肌損氣，二十餘年，已至成人，豈言在名稱之間，而忘成育之功？此妾一疑也。夫人道之親，父子兄弟夫婦皆一體也，其義父子手足也，兄弟四體也，夫婦判合也。夫惟一體之親，故曰兄弟之子，猶己子，故以相字也。今更以一體之親，擬族人之疏，長養之實，比出後之名，此于二疑也。夫子之于父母，其情一也。而有以父之尊，厭母之親；以父之故，斷母之恩；以父之命，替母之禮，其義安取？蓋取尊父命也。凡嫡庶不分，惟羣所立，是君命制于臣也。慈母如母，生死勿怠，是父命之行于子也。妾之母率，尊命則由羣之成言，本義則僑之猶子，計恩則妾之懷抱，三者若此，而今棄之，此妾之三疑也。諸葛亮無子，取兄

瑾子喬爲子，喬本字仲愼，及亮有子瞻，以喬爲嫡，故改字伯松，不以有瞻而遺喬也。蓋以兄弟之子，猶己子也。陳壽云：喬卒之後，諸葛恪被誅，絕嗣，亮旣自有後，遣喬子攀還嗣瑾祀，明恪若不絕嗣，則攀不得還。亮近代之純賢，瑾正逵之達士，其兄弟行事如此，必不陷子弟于不義，而犯非禮于百代，此妾四疑也。春秋傳曰：陳女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言爲己子，取而字之。傳又曰：爲人後者，爲之子，往而承之也。取而字之者，母也；往而承之者，子也。在母，母之仁也，則蜾蠃之育螟蛉；在子，子之義也，則成人之後大宗也。苟能別以爲己子與爲人後之子，不同文也，則可與求禮情矣。以義相況，則宗猶父也，父猶母也。莊姜可得子戴嬀之子，繫之于夫也。兄弟之子，可以爲子，繫之于祖也。名例如

此，而論者弗尋，此妾五疑也。董仲舒一代純儒，漢朝每有疑議，未嘗不遣使者訪問，以片言而折中焉。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棄兒乙，養之以爲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所生，誰與易之？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春秋之義，父爲子隱，甲宜匿乙，詔不當坐。夫異姓不相爲後，禮之明禁，仲舒之博學，豈闇其義哉？蓋知爲後者，不鞠養，鞠養者非後，而世人不別，此妾六疑也。又一事曰：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後長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曰：汝自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自告縣官，仲舒斷之曰：甲能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于義已絕矣。雖杖，甲不應坐。夫拾兒路旁，斷以父子之律，加杖所生，附于不

坐之條，其爲予奪，不亦明乎？今說者，不達養子之義，唯亂稱爲人後，此妾七疑也。漢代秦嘉早亡，其妻徐淑乞子而養之，淑亡，後子還所生，朝廷通儒，移其鄉邑，錄淑所養子，還繼秦氏之祀。異姓尙不爲嫌，況兄弟之子？此妾八疑也。吳朝周逸博達古今，逸本左氏之子，爲周氏所養，周氏又自有子，時人不達者，亦譏逸，逸敷陳古今，故卒不復本姓，識學者咸謂爲當矣。此妾九疑也。爲人後者，止服所後，而爲本父服周，一也。女子適人，降所生。二也。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三也。諸侯之庶子，不得服其母，四也。庶子爲王，不敢服其母，五也。凡此五者，皆制人情，禮稱以義斷恩，節文立焉，牽情立行者，夷狄之道也。患世人不能錯綜禮文，表裏仁義，亂于大倫，故漢褒以諸侯嗣天子，各還尊其私親，

以爲得周公嚴父之義，而不知其大悖國典。夫未名之子，死而不哭，既名之後，哭而不服，三殤之差，及至齊斬，所禀所受，其體一也；而長幼異制，等級若此。又今世人，生子往往有殺而不舉者，君子不受不慈之責，有司不行殺子之刑，六親不制五服之哀，賓客不修弔問之禮，豈不以其蠢爾初載，未夷于人乎？生而殺之如此，生而棄之，受成長于他人，則追名曰。本吾子也，乃全責以父子之恩，自同長養之功，此妾十疑也。

宋昭容謝氏請還子嗣本屬表

故東平沖王休倩，託荄璿極，岐嶷夙表，降年弗永，遺胤莫傳，孝武皇帝，敕妾子臣子嗣出繼爲後。既承國祀，方奉烝薦，庶覃遐慶，式延於遠；而妾顏訓養非恩憮導乖理情闕引進義違負螟。

昔世祖平日詭申慈愛，崩背未幾，眞性便發，猶逼畏崇，憲少欲藏掩，自茲以後，專縱嚴酷，實顯布宗戚，宣灼宮闈，用傷人倫，爰惻行路，妾天屬冥至，感切實深。伏願乾渥廣臨，曲垂照賜復改命，還依本屬，則妾母子，雖隕之辰，猶生之年。

宋臨川長公主上表乞還身王族

妾遭隨奇薄，絕於王氏，私庭釁戾，致此分異。今孤疾煢然，假息朝夕，情寄所鍾，唯在一子，契闊荼炭，特兼憐愍，否泰枯榮，繫以爲命， 實願申其門釁，還爲母子， 推遷僶俛，未及自聞。先朝慈愛，鑒妾丹哀，苦賜使息徹歸第定省，仰揆天旨，或有可尋。今事迫誠切，不顧典憲，敢緣恩焘，觸冒披聞，特乞還身王族，守養弱嗣，雖死之日，實甘於生。

隋蘭陵公主臨終上煬帝表

昔共姜自誓，著美前詩；鄎嬀不言，傳芳往誥。妾雖負罪，竊慕古人。生既不得從夫死，乞葬于柳氏。

後魏宣武靈胡后賜崔亮璽書

硤石既平，大勢全舉，淮堰孤危，自將奔遁。若仍敢遊魂，此當易以立計擒翦蟻徒，應在旦夕。將軍推轂所憑，親對其事，處分經略，宜共協齊，必令得掃盪之，理盡彼遺燼也。隨便守禦，及分渡掠，截扼其咽喉，防塞走路，期之全獲，無令漏逸。若畏威降首者，自加蠲宥，以仁爲本，任之雅算，一二往使別宣。

後漢和熹鄧后免馬融制

融典校祕書，不推忠盡節，而羞薄詔，除希望欲仕州郡，免官

勿罪。

漢元王皇后賜公孫弘子孫當爲後者爵詔元始二年四月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爲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甯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始之盛也。德優矣，莫高于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未有若

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爲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於朝，此可謂減於制度，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卽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於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爲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勵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爲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尙書，朕親臨拜焉。

漢元王皇后非坐不道無得繫婦女老弱詔元始四年五月

蓋夫婦正，則父子親，人倫定矣。前詔有司，復貞婦，歸女徒，誠欲以防邪辟。全貞信及眊悼之人，刑罰所不加，聖王之所制也。惟苛暴吏，多拘繫犯法者親屬，婦女老弱，搆怨傷化，百姓苦之。其明敕百寮婦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名捕，它皆無得繫，其當驗者，卽驗問，定著令。

漢元王皇后置宗師詔元始五年正月

蓋聞帝王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堯睦九族。舜惇敍之。朕以皇帝幼年，且統國政，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孫，及兄弟吳頃楚元之後。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雖有王侯之屬，莫能相糾，或陷入刑罪，敎訓不至之咎也。傳以云乎，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其爲宗室自太上皇以來，族親各以世氏郡國，置宗師以

糾之，致教訓焉。二千石選有德義者以爲宗師，考察不從敎令，有寃失職者，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請以聞。常以歲正月，賜宗師帛各十匹。

後漢明德馬后辭封舅氏詔

外戚橫恣，爲世所傳。永平中，常白簡練，知舅氏不可恣，不令在樞機之位。今水旱連年，民流滿道，致有飢餓，而施封拜失宜，不可。且先帝言，諸王財令半楚淮陽王，吾子不當與光武帝子等，今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自束脩，冀欲上不負先帝，下不虧先人之德，身服大練縑裙，食不求所甘，左右旁人，皆無香薰之飾，但布帛耳。如是者，欲身帥衆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克，但反共言太后素自喜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

如龍，蒼頭衣綠直領，領袖正白，顧視旁御者，遠不及也。亦不譴怒，但絕其歲用，冀以默止讙耳。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人之所以欲封侯者，欲以祿食養其親，奉修祭祀，身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大官之牲，郡國既珍司農黍稷，身則衣御府之餘繒，尚未足邪？必當得一縣，上令長樂宮有負言之責，內亦不愧于世俗乎？

有舊典，舅氏一人，封也。吾非謙而不爲，誠昧所可耳。今水旱連年，民流滿道，至有餓餒者，而欲施封爵，上行之爲失政，臣受之爲喪軀，不可明矣。先帝嘗言，諸王財令半楚淮陽，吾子不當與光武帝子等，今何以馬氏比陰氏乎？且陰衛尉，天下稱之，省中御者，出不及履而至門，此蘧伯玉之敬也。又有好賢下士吐握之名。親陽侯雖剛强微失理，然有方略，據地談論，一朝無雙。原鹿貞侯

勇猛誠信，此三人者，天下選臣，豈可及哉？馬氏不及陰氏遠矣。吾不才，夙夜累息，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釋也。言之不舍晝夜，而親族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是吾言之不立耳，目之塞也。吾萬乘主，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旁人，無香薰之飾衣，但布帛如是者，欲以身率服衆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刻，但發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車如流水馬如龍，吾亦不譴怒之，但絕其歲用。冀以默媿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者，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

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愼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

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敕，但笑言大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

後漢明德馬后報章帝重請封諸舅詔

吾反覆念之，欲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虛之名，而令帝受不外施之嫌哉？竇太后欲封皇父，曲周侯言高祖要無軍功，非劉氏不封；

今馬后無功于漢，不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也。今輦轂下，民食不造，歲湯火之憂也。奈何欲以此時，封爵舅氏？令吾無面目于園陵，而令帝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可明矣。吾懼富貴重疊，若再實木根，必傷也。且人以所欲封侯者，欲以祿養親，奉祭祀，身溫飽也。祭祀則受大官之賜，其身則御府之餘，尙未足邪？而必當一縣封乎？吾計之孰矣，勿有疑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坐起不安；而欲蓮慈母之拳拳？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子之未冠，由于父母，已冠成人，則子之志。念帝，人君也，吾以未逾三年之故，自吾家族，故得專之，穰歲之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知政。

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謙之名，而令帝受不外施

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于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以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孰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

後漢明德馬后詔三輔

諸馬婚親，有囑託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聞。

後漢和熹鄧后減服御詔

自夏以來，陰雨過節，煗氣不效，將有厥咎。思惟僁失，深自克責，寤寤憂惶，未知所由。昔夏后恶衣服菲飲食，孔子曰：『吾無閒然。』今新遭大憂，且歲節未和；徹膳損服，庶有補焉。其減大官導官尙方內署諸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

後漢和熹鄧后遣掖庭宮人詔

詔司徒大司農長樂少府曰：朕以無德，佐助統政，夙夜經營，懼失厥衷。思惟治道，由近及遠，先內復外。自建武之初，以至于今，八十餘年，宮人歲增房御彌廣，又宗室坐事沒入者，猶託名公族，甚可愍焉。今悉免遣，及掖庭宮人皆爲庶民；以抒幽隔鬱滯之情。諸官府郡國王侯家奴婢姓劉及疲癃羸老，皆上其名，務令實悉。

〔●〕

後漢和熹鄧后舉隱逸大儒詔延平元年六月

易稱天垂象，聖人則之，又云，聖人之情，見乎辭；然則文章之作，將以幽讚神明，變賜萬物。秦燔詩書，禮壞樂崩；大漢之興，拾而弘之，至乎元康五鳳之間，英豪四集，文章煥炳，六經之學，于斯爲盛。自頃以來，學者怠惰，遂以陵遲。宜令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逸大儒，碩德高操，以勸後進。

後漢和熹鄧后檢敕外戚詔

每覺前代外戚賓客，假借威權，輕薄諰詾；至有濁亂奉公，爲人患苦，咎在執法怠懈，不輒行其罰故也。今車騎將軍隲等，雖懷敬順之志；而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姦猾，多干禁憲，其明加

檢敕，勿相容護。

後漢和熹鄧后詔河南尹鄧豹等 元初六年

吾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官者，實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僞滋生，五經衰缺，不有化導，將遂陵遲；故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飯，乘堅驅良，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所以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公既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孫；故能束修，不觸羅網。誠令兒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詔書本意，則足矣。其勉之哉！

後漢順烈梁后稟窮弱葬枯骸詔 本初元年二月庚辰

九江廣陵二郡，數離寇害，殘夷最甚，生者失其資業，死者委尸原野。昔之爲政，一物不得其所，若己爲之，況我元元，嬰此困毒。方春戒節賑濟乏尼掩骼埋胔之時，其調比郡見穀出。稟窮弱收葬枯骸，務加埋卹，以稱朕意。

後漢順烈梁后嚴選舉詔本初元年七月

孝廉廉吏，皆當典城，牧民禁姦，舉善興化之本，恆必由之。詔書連下，分明懇惻，而所在翫習，遂至怠慢，選舉乖錯，害及元元。頃雖頗繩正，猶未懲改。方今淮夷未殄，軍師屢出，百姓疲悴，困于徵發。庶望羣吏惠我勞民，蠲滌貪穢，以祈休祥。其令秩滿百石十歲以上，有殊才異行，乃得參選。贓吏子孫，不得察舉。杜絕邪僞，請託之原。令廉白守道者，得信其操，各明守所司，將觀

厥後。

後漢順烈梁后葬死者詔建和三年十一月甲申

朕攝政失中，災眚連仍，三光不明，陰陽錯序，監寤寐歎，疢如疾首。今京師廝舍，死者相枕，郡縣阡陌，處處有之，甚違周文掩胔之義。其有家屬而貧無以葬者，給直人三千喪主布三匹；若無親屬，可于官壖地葬之，表識姓名，爲設祠祭。又徒在作部疾病，致醫藥死亡，厚埋藏民。有不能自振及流移者，稟穀如科。州郡檢察，務崇恩施，以康我民。

北魏宣武靈胡后賜路邕詔

邕莅政清勤，善綏民俗；比經年儉，郡內饑饉，羣庶嗷嗷，將就溝壑；而邕自出家粟，賑賜貧窟，民以獲濟；雖古之良守，何以

倘茲？宜見露錫，以垂奬勸。可賜龍廐馬一匹，衣一襲，被褥一具。班宣州鎮，咸使聞知。

北魏宣武靈胡后報崔光求補治石經詔神龜元年春

此乃學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範將來，憲章之本，便可依公表。

北魏宣武靈胡后定權衡詔

謹權審度，自昔令典，定章革歷，往代良規。匡宗室賢亮，留心既久，可令更集儒貴，以時驗決。必令權衡得中，令寸籥不舛。

後魏文成文明馮后答程駿表上慶國頌令太和五月

省詩表，聞之歌頌宗祖之功德，可爾。當世之言，何其過也。所箴下章，戢之不忘。

謂。

後魏文成文明馮后答程駿表上得一頌令

省表幷頌十篇，聞之鑒戒旣備，良用欽翫！養老乞言，其斯之謂。

後魏文成文明馮后爲咸陽王禧選師傅令太和元年

自非生知，皆由學誨，皇子皇孫，訓教不立，溫故求新，蓋有闕矣。可于閒靜之所，別置學館，選忠信博聞之士，爲之師傅，以匠成之。

後魏文成文明馮后定樂章令太和十一年春

先王作樂，所以和風改俗，非雅曲正聲，不宜庭奏。可集新舊樂章，參探音律，除去新聲不典之曲，裨增鐘縣鏗鏘之韻。

後魏宣武靈胡后禁私度僧令熙平二年春

年常度僧依限，大州應百人者，州郡于前十日解送三百人，其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州統維那與官及精練簡取充數；若無精行，不得濫採。若取非人，刺史爲首，以違旨論。太守縣令綱寮節級連坐，統及維那移五百里外異州爲僧。自今奴婢，悉不聽出家。諸王及親貴，亦不得輒啓請。有犯者以違旨論。其僧尼輒度他人奴婢者，亦移五百里外爲僧。僧尼多養親識及他人奴俾子，年大私度爲弟子，自今斷之。有犯還俗，被養者歸本等。寺主聽容一人出寺，五百里，二人千里，私度之僧，皆由三長，罪不及已。容多隱濫，自今有一人私度，皆以違旨論。鄰長爲首，里黨各相降一等。縣滿十五人，郡滿三十人，州鎮滿三十人，免官僚吏節級連坐。私度之身，配當州下役。

後魏宣武靈胡后許江陽王繼助祭令熙平一年七月

議親律注云，非唯當世之屬，籍，歷，謂先帝之五世，此乃明親親之義篤，骨肉之恩重，尙書以遠，及諸孫太廣，致疑百僚助祭可得言狹也。祖廟未毀，曾玄不預壇堂之敬，便是宗人之昵，反外于附庸；王族之近，更疏于羣辟。先朝舊儀，草刱未定，刊制律憲，垂之不朽。琰之援據，甚充情理，可依所執。

漢元王皇后册罷董賢

閒者以來，陰陽不調，菑害並臻，元元蒙辜。夫三公，鼎足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事理，爲大司馬不合衆心，非所以折衝綏遠也。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

後漢順烈梁后册趙峻爲太傅李固爲太尉建康元年八月丁丑時冲帝初立

三公，國之楨幹，朝廷取正，以成斷金。太尉趙峻，貳掌樞衡，有匪石不二之心；大司農李固，公族之苗，忠直不回，有史魚之風。其以峻爲太傅，固爲太尉，參錄尙書事。

漢元王皇后策免彭宣元壽二年七月

惟君視事日寡，功德未效，迫于老眊昏亂，非所以輔國家綏海內也。使光祿勳豐册詔君，其上大司空印綬，便就國。

漢元王皇后策遣龔勝邴漢元始二年六月

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著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子一人，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賜帛

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

後漢和熹鄧后賜周馮貴人歸園策延平元年三月 袁宏記作詔

朕與貴人，託配後庭，共歡等列，十有餘年。上天不弔，不獲福祐，先帝早棄天下，孤心煢煢，靡所瞻仰！夙夜永歎，感愴發中。今當以舊典分歸後園，相戀之情，慘結增歎，燕燕之詩，曷能喻焉！其賜貴人王青蓋車采飾輅驂馬各一駟，黃金三十斤，雜帛三千匹，白越四千端，又賜馮貴人王赤綬以未有頭上步搖，環佩，加賜各一具。

後漢和熹鄧后敕司隸校尉部刺史實覈水災延平元年七月

夫天降災戾，應政而至。間者郡國或有水災，妨害秋稼，朝廷惟咎，憂惶悼懼。而郡國欲獲豐穰，虛飾之譽，覆遂蔽災害，多張

懇田，不揣流亡，競增戶口，掩匿盜賊，令姦惡無懲。署用非次，選舉乖宜。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假貸之恩，不可數恃。自今以後，將糾其罰。二千石長吏，其各實覈所傷害，爲除田租芻藁。

魏文德郭后敕外親劉斐

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不得因勢彊與他方人婚也。

魏文德郭后敕諸家

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爲妾也。宜各自愼，無爲罰首。

魏文德郭后敕戒郭表孟武等

漢氏椒房之家少能自全者，皆由驕奢，可不愼乎？

魏文德郭后止孟武厚葬其母

自喪亂以來，墳墓無不發掘，皆由厚葬也。首陽陵可以爲法。

北齊趙桃科妻劉氏造像記

武平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戎昭將軍伊陽城騎兵參軍趙桃科妻劉。知善可崇，知惡可捨。上爲皇帝陛下，見存眷屬，亡過父母，敬造石像一堪。願亡者獲果！存者延遐！有形之類，咸同斯福。

北齊朱元洪妻孟阿妃造老君像記

大齊武平七年，歲次丁酉二月，甲辰，朔，廿三日，丙寅，清信弟子孟阿妃敬爲忘夫朱元洪及息子敖息子推息白石息康奴息女雙姫等，敬造老君像一區。今得成就。願亡者去離三塗，永超八難，

上昇天堂，侍爲道君。芒芒三界，蠢蠢四生，同出苦門，俱昇上道。

漢魏六朝女子文選　有韻文第一

卷下

漢班倢伃自悼賦

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累息兮，申佩離以自思。陳女圖以鏡監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閻之爲郵！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姒之母，周雖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閔蕃華之不滋！痛陽祿與柘館兮

，仍襁褓而離災。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晻莫而昧幽。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奉共養於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共洒埽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爲期，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重曰：潛玄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扃，華殿塵兮玉階菭，中庭萋兮綠草生，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泠泠，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綷縩兮紈素聲，神眇眇兮密靚處，君不御兮誰爲榮！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已獨享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勉虞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

漢班倢伃擣素賦

測平分以知歲，酌玉衡之初臨。見禽華以麃色，聽霜鶴之傳音。佇風軒而結睇，對愁雲之浮沈；雖松梧之貞脃，豈榮彫其異心？若乃廣儲懸月，暉水流淸，桂露朝滿，涼衿夕輕；燕姜含蘭而未吐，趙女抽簧而絕聲，改容飾而相命，卷霜帛而下庭，曳羅裙之綺靡，振珠佩之精明。若乃盼睞生姿，動容多製，弱態含羞，妖風靡麗；皎若明魄之升崖，煥若荷華之昭晰；調鉛無以玉其貌，凝朱不能異其脣；勝雲霞之邇日，似桃李之向春；紅黛相媚，綺組流光，笑笑移妍，步步生芳，兩靨如點，雙眉如張，頹飢柔液，音性閑良。於是投香杵，扣玫砧，擇鸞聲，爭鳳音；梧因虛而調遠，柱由貞而響沈，散繁輕而浮梾，節疎亮而淸深；含笙撫筑，比玉兼金，不塤不篪，匪瑟匪琴。或旅環而紓鬱，或相參而不雜，或將往而中還，或

已離而復合；翔鴻爲之徘徊，落英爲之颯沓；調非常律，聲無定本，任落手之參差，從風颷之遠近。或連躍而更投，或暫舒而長卷，清寡鸞之命羣，哀離鶴之歸晚。常是時也：鍾期改聽，伯牙弛琴，桑間絕響，濮上傳音；蕭史編管以擬吹，周王調笙以象吟。若乃之窈窕妹妙之年，幽閑貞專之性，符皎日之心，甘首疾之病，歌采綠章，發東山之詠；望明月而撫心，對秋風而掩鏡，閱絞練之初成，擇玄黃之妙匹，準華裁於昔時，疑形異於今日。想嬌奢之或至，許椒蘭之多術，勳陋製之無韻，慮蛾眉之爲愧，懷百憂之盈抱，空千里兮飲淚。侈長袖於妍袂，綴半月於蘭襟，表纖手於微縫，庶見迹而知心。詑浛路之遐敻，怨芳菲之易泄，書既封而重題，笥已緘而更結，慚行客而無言，還空房而掩咽。

後漢班昭東征賦

子穀爲陳留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乎東征。時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將行。乃舉趾而升輿兮，夕予宿乎偃師。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愴悢而還悲。明發曙而不寐兮，心遲遲而有違。酌罇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非。諒不登樔而椓蠡兮，得不陳力而相追。且從衆而就列兮，聽天命之所歸。遵通衢之大道兮，求捷徑欲從誰？乃遂往而徂逝兮，聊游目而遨魂。歷七邑而觀覽兮，遭鞏縣之多艱。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皋之旋門；既免脫于峻嶮兮，歷滎陽而過卷，食原武之息足，宿陽武之桑間。涉封丘而踐路兮，慕京師而竊歎。小人性之懷土兮，自書傳而有焉。遂進道而少前兮，得平丘之北邊。入匡郭而追遠兮，念夫子之厄勤

。彼衰亂之無道兮，乃困畏乎聖人。悵容與而久駐兮，忘日夕而將昏。到長垣之境界，察農野之居民；睹蒲城之丘墟兮，生荊棘之榛榛。惕覺寤而顧問兮，想子路之威神。衛人嘉其勇義兮，訖于今而稱云。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尙其丘墳。唯令德爲不朽兮，身旣沒而名存。惟經典之所美兮，貴道德與仁賢。吳札稱多君子兮，其言信而有徵。後衰微而遭患兮，遂陵遲而不興。知性命之在天，由力行而近仁。勉仰高而蹈景兮，盡忠恕而與人。好正直而不回兮，精神通於明神。庶靈祇之鑒照兮，祐貞良而輔信。亂曰：君子之思，必成文兮。盍各言志，慕古人兮。先君行止，則有作兮。雖其不敏，敢不法兮。貴賤貧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時兮。脩短之運，愚智同兮。靖恭委命，唯吉凶兮。敬愼無怠，思嗛約兮。淸

靜少欲，師公綽兮。

後漢班昭鍼縷賦

鎔秋金之剛精。形微妙而直端，性通達而漸進，博庶物而一貫。惟鍼縷之列迹，信廣博而無原。退逶迤以補過，似素絲之羔羊。何斗筲之足算，咸勒石而升堂。

後漢班昭大雀賦

大家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班超獻大雀，詔令大家作賦曰：

嘉大雀之所集，生崐崙之靈丘。同小名而大異，乃鳳凰之匹儔。還有德而歸義，故翔萬里而來遊。集帝庭而止息，樂和氣而優游。上下協而相親，聽雅頌之雍雍。自東西與南北，咸思服而來同。

晉左九嬪離思賦

生蓬戶之側陋兮，不閑習於文符。不見圖畫之妙像兮？不聞先哲之典謨？既愚陋而寡識兮，謬忝側於紫廬。非草苗之所處兮，恆怵惕以憂懼。懷思慕之忉怛兮，秉始終之萬慮。嗟隱憂之忱積兮，獨鬱結而靡訴！意慘憒而無聊兮，思纏緜以增慕。夜耿耿而不寐兮、魂憧憧而至曙。風騷騷而四起兮，霜皚皚而依庭。日晻曖而無光兮，氣憯慄以洌清。懷愁戚之多感兮，患涕淚之自零！昔伯瑜之婉孌兮，每綵衣以娛親！悼今日之乖隔兮，奄與家爲參辰。豈相去之云遠兮！曾不盈乎數尋！何宮禁之清切兮，欲瞻覩而莫因！仰行雲以歔欷兮，涕流射而沾巾。惟屈原之哀感兮，嗟悲傷於離別。彼城闕之作詩兮，亦以日而喻月。況骨肉之相於兮，永緬邈而兩絕。長含哀而抱戚兮，仰蒼天而泣血。亂曰：骨肉至親，化爲他人，永長

辭兮！慘愴愁悲，夢想魂歸！見所思兮，驚寤號咷，心不自聊，泣漣漸兮，援筆舒情，涕淚增零，訴斯詩兮。

晉左九嬪松柏賦

何奇樹之英蔚。記峻岳之嵯峨。披玄淵之逶迤，臨淥水之素波。擢脩本之丸丸，萃綠葉之芬葩。敷纖莖之蘢蓯，布秀葉之葱青。列疏實之離離，馥幽藹而永馨。紛翕習以披離，氣肅肅以清冷。應長風以鳴條。似絲竹之遺聲。稟天然之貞勁，經嚴冬而不零。雖凝霜而挺幹，近青春而秀榮。若君子之順時，又似乎眞人之抗貞。赤松遊其下而得道，文賓湌其實而長生。詩人歌其榮蔚，齊南山以永甯。

晉左九嬪涪漚賦

覽庶類之肇化。何湝漚之獨靈!?稟陰精以運景，因落雨而結形。不係根於獨立，故假物以資生。體珠光之皎皎，若凝霜之初成。色鮮熠以熒熒，似融露之將渟。亡不長消，存不久寄，其成不欲難，其敗亦以易也。

晉鍾琰遐思賦

惟仲秋之憀悽，百草萎悴而變衰，燕翔逝而歸海，蟋蟀鳴而相追，坐虛堂而無寥!嗟我心之多懷，悵遐思而內結!嗟爾姜任，邈不我留，謀民生之未幾，吾何爲其多愁?涼風蕭條，露霑我衣;憂來多方，慨然我懷，感飛鳥之反鄉，詠衛女之思歸。于是周遊容與，逍遙彷徨，悲民生之局促，願輕舉之遐翔。

晉陳窈箏賦

伊夫箏之爲體，惟高亮而殊特。應六律之修和，與七始乎消息。括八音之精要，超衆器之表式。后夔創制子野，考成列柱成律。既和且平，度中楷模，不縮不盈，總八風而熙泰，羌貫徵而洞靈。牙氏攘袂而奮手，鍾期傾耳以靜聽。奏淸角之要妙，詠騶虞與鹿鳴。獸連軒而率舞，鳳踉蹌而集庭。汎濫浮沈，逸響發揮，翕然若絕，皎如復回。爾乃祕豔曲，卓礫殊異，周旋去留，千變萬態。

晉王劭之懷思賦

超離親而獨寄，與憂憤而長俱；雖亮分以自勉，曾無閒乎須臾。思遙遙而忡惙，疾結滯乎飢膚。憶昔日之懽侍，奉膝下而怡裕。集同生而從容，常欣泰以逸豫。何運遇之偏否？獨遼隔于修路；何恆鳥之將分？猶哀鳴以告離。況遊子之眷慕，孰殷思之可靡？于是

仲秋蕭索，蓐收西御，寒露宵零。落葉晨布，羡歸鴻之提提，振輕翼而高舉，志眇眇而遠馳，悲離思而嗚咽，彼邁物而推移，何予思之難泄！聊擥翰以寄懷，悵辭鄙而增結。

晉王劭之春花賦

千葩粲其昭晰兮，百卉蒨而同榮；蘭圃翹以含芳兮，芝薄振而沈馨。翠穎競臻，衆條頻英。或異色同形，或齊芳殊制，自然神杳，不可勝計。爛若羅秀之垂光，灼若隋珠之宵列，爽若翡翠之羣翔，練若珊瑚之映月。詩人詠以託諷，良喩美而光德，準工女于妙規，飾王后之首則。

晉孫瓊悼艱賦

伊禀命之不辰，遭天難之靡忱！夙無父之何怙!? 哀瘽瘁以抽心

！覽蓼莪之遺詠，詠肥泉之餘音。經四位之代謝，雖積祀而思深。伊三從而有歸；爰奉嬪于他族。仰慈姑之惠和，荷仁澤之陶渥。釋褻服以斬衣，代羅幃以縞布，仰慈尊以飲泣，撫孤景以協慕，遇飛廉之暴骸，觸驚風之所會，扶搖奮而上躋，頹雲下而無際。顧余邑之當春，望峻陵而鬱青。瞻空宇之寥廓，愍宿草之發生。顧南枝以永哀，向北風以飲泣。情無觸而不悲，思無感而不集。

晉孫瓊箜篌賦

玟茲器之所起，實侯氏之所營。遠不假于琴瑟，顧無取乎竽笙。爾乃陟九峻之增巖，睎承溫之朝日；剖嶧陽之孤桐，代楚宮之椅漆；徵班輸之造器，命伶倫而調律。浮音穆以遐暢，沈嚮幽而若絕。樂操，則寒條早榮；哀曼，則晨華朝滅。邈漸離之清角，超子野

之白雪。然思超梁甫，願登華岳，路嶮悲秦，道難怨蜀，遺逸悼行邁之離，秋風哀年時之速，陵危柱以頡頏，憑哀弦以躑躅。于是數轉難測，聲變無方：或冉弱以飄沉，或頓挫以抑揚，或散角以放羽，或摅徵以騁商。

隋煬蕭皇后述志賦

帝每遊幸，后常不隨從。時后見帝失德。心知不可，不敢厝言，因爲述志賦以自寄，其詞曰：

承積善之餘慶，備箕箒于皇庭。恐修名之不立，將負累于先靈。廼夙夜而匪懈，實寅懼于玄冥。雖自强而不息，亮愚蒙之多滯。思竭節于天衢，才追心而弗逮。實庸薄之多幸，荷隆寵之嘉惠。賴天高而地厚，屬王道之昇平。均二儀之覆載，與日月而齊明。廼春

生而夏長，等品物而同榮。願立志于恭儉，私自競于誡盈。孰有念于知足？苟無希于濫名。惟至德之弘深，情不遷于聲色。感懷舊之餘恩，求故劍于宸極。叨不世之殊眄，謬非才而奉職。何寵祿之踰分？撫胸襟而未識。雖沐浴于恩光，內慚惶而累息。顧微躬之寡味，思令淑之良難。實不遑于啓處，將何情而自安？若臨深而履薄，心戰慄其如寒。夫居高而必危，每處滿而防溢。知恣夸之非道，乃攝生于沖謐。嗟寵辱之易驚，言無爲而抱一。履謙光而守志，且願安乎容膝。珠簾玉箔之奇，金屋瑤臺之美；雖時俗之崇麗，蓋哲人之所鄙。愧絺綌之不工，豈絲竹而喧耳。知道德之可尊，明善惡之由己。屏囂煩之俗慮，乃服膺于經史。綜箴誡以訓心，觀女圖而作軌。遵古賢之令範，冀福祿之能綏。時循躬而三省，覺今是而昨非

，嗤黃老之損思，信爲善之可歸。慕周姒之遺風，美虞妃之聖則。仰先哲之高才，慕至人之休德。質菲薄而難蹤，心恬愉而去惑。乃平生之耿介，實禮義之所遵。雖生質之不敏，庶積行以成仁。懼達人之蓋寡，謂何求而自陳？誠素志之難寫，同絕筆于獲麟。

晉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

峨峨華嶽，峻極泰清；巨靈導流，河瀆是經。惟瀆之神，惟嶽之靈，鍾于楊族，載育盛明。穆穆我后，應期挺生，含聰履吉，岐嶷夙成；如蘭之茂，如玉之瑩。越在幼沖，休有令名，飛聲八極，翕習紫庭。超姬邈似，比德皇英。京室是嘉，備禮致聘。令月吉辰，百僚奉迎。周生歸韓，詩人是詠。我后戾至，車服暉暎。登位太微，明德日盛，羣黎欣戴，函夏同慶。翼翼聖皇，叡喆孔純，慇茲

狂戾，闓惠播仁。蠲釁滌穢，與時惟新，沛然洪赦，恩詔遐震，后之踐祚。囹圄虛陳，萬國齊歡，六合同欣。坤神抃舞，天人載悅，興瑞降祥，表精日月，和氣烟熅。三光朗烈。既獲嘉時，尋播甘雪，玄雲晻藹，靈液霏霏。既儲既積，待陽而晞，曣晛沾濡，柔潤中畿，長亨豐年，福祿永綏。

晉左九嬪德柔頌

邈邈德柔，越天之剛，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含純溥生，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執德純粹，岳峻川停，履行高厲，蕩乎其平。敦興聖道，率正不傾，令問不已，載路厥聲。

晉左九嬪鬱金頌

伊此奇草，名曰鬱金。越自殊域，厥珍來尋。芬香酷烈，悅目

曠世弗沈。

欣心。明德惟馨，淑人是欽。窈窕妃媛，服之禕衿。永垂名實，

晉辛蕭芍藥花頌

曄曄芍藥，植此前庭。晨潤甘露，晝晞陽靈。曾不踰時，荏苒

繁茂。綠葉靑葱，應期吐秀，細蕊攢挺，素華菲敷。光譬朝日，色

豔芙蕖，媛人是採，以廁金翠。發彼妖容，增此婉媚。惟昔風人，

抗茲榮華，聊用興思，染翰作歌。

晉辛蕭菊花頌

英英麗草，稟氣靈和。春茂翠葉，秋曜金華，布濩高原，蔓衍

陵阿。暘芳吐馥，載芬載葩。爰採爰拾，投之醇酒。御于王公，以

介媚壽。服之延年，佩之黃耇。文園賓客，乃用不朽。

晉辛蕭燕頌

翩翩玄鳥，載飛載揚，頡頏庭宇，遂集我堂。銜泥啄草，造作室房，避彼湫隘，處此高涼。孕育五子，靡夭靡傷。羽翼旣就，縱心翱翔。顧影逸豫，其樂難忘。

晉陳璆正日獻椒花頌

旋穹周迴，三朝肇建，青陽散暉，澄景載煥。美哉靈葩！爰采爰獻，聖容暎之，永萬於萬。

晉陳璆五時畫扇頌

炎后飛軌，引曜丹逵，蕤賓應律，融精協曦，五象列位，品物以垂。兌降素獸，震升青螭。日月澄暉，仙章來儀。仰憩翠巖，俯映蘭池。靈柯幽藹，神卉參差。如山之壽，如松之猗，永錫難老，

與時推移。

晉王劭之姜嫄頌

英英姜嫄，實德之純！肇承靈瑞，武敏是遵。誕育岐嶷，毗贊皇綸。播殖之訓，萬葉攸循。

晉王劭之啓母塗山頌

塗山靜居，玄郎悟幾。大禹至公，過門不歸。明此道訓，孩胤是綏。仁哲以成，永繫天暉。

晉左九嬪虞舜二妃贊

妙矣二妃！體應靈符。奉嬪于嬀，光此有虞。沈湘示敎，靈德永敷。惟斯美耆，諒無泯乎！

晉左九嬪周宣王姜后贊

昭昭宣王，克復前制，亹亹姜后，乃激乃厲。執心至公，以恢明世。

晉左九嬪班婕妤贊

恂恂班女，恭讓謙虛。辭輦進賢，辯祝理誣。形圖丹青，名侔樊虞。

晉左九嬪孟軻母贊

鄒母善導，三徙成教，鄰止庠序，俎豆是效。斷織激子，廣以墳奧。聰達知禮，敷述聖道。

晉左九嬪狂接輿妻贊

接輿高潔，懷道行謠。妻亦冰清，同味玄昭。遺俗榮津，志遠神遼。

晉左九嬪荆武王夫人鄧曼贊

天道惡盈，極數則微，邈哉鄧曼，心暎禍幾，覩兆歎亡，考德知衰，賢智卓殊，邈哉難追。

晉左九嬪齊杞梁妻贊

遭命不改，逢時險屯。夫卒莒場，郊弔不賓。哀崩高城，訴情穹旻，遂赴淄川，託軀清津，

晉左九嬪齊義繼母贊

聖教玄化，禮貴信誠。至哉繼母，行合典經。不遺宿諾，義割私情。表德來裔，垂則後生。

晉左九嬪魯敬姜贊

邈矣敬姜，含德之英；於行則高，於禮斯明。垂訓子宗，厲發

奇聲。宣尼三歎。萬代遺馨。

晉左九嬪巢父惠妃贊

泱泱長流，沔沔清波。思文巢惠，載詠載歌。垂綸一壑，萬象匪多。神乎暘矣，緬同基阿。

晉左九嬪德剛贊

溫溫德剛，實秉道純。履此聖義，體此敦仁。篤物博好，靡疏靡親。九族懷附，邦邑望塵。貴實賤華，尙素安貧。雖在崇高，必若平民。匪道之崇，譬之生民。褒飾之譽，謂之謗身。惟義是存，惟導是遵。

晉左九嬪納楊后贊

清和協極，二儀降靈。啓茲楊族，仁哲誕生。徽音內發，有馥

其馨。玄符表運，作合聖明。文定厥祥，考卜惟貞。良辰納幣，三光清明。元公執摯，嘉禮告成。卿士庶僚，爛其充庭。赫赫華宗，奕世載榮。謙光其尊，在滿戒盈。受茲介福，垂祚益齡。

晉謝道韞論語贊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庶則大矣。比德中庸，斯言之善，莫不歸宗。粗者乖本，妙極令終。嗟我懷矣，興言攸同。孔子曰：民之於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未見蹈仁而死者矣。

晉孫瓊公孫夫人序贊

夫人姓公孫氏，會稽剡人也，夫人資三靈之淳懿，誕華宗之澄粹，奇朗照于齠齔，四教成于弱笄。慈恩溫恭，行有秋霜之潔；祗

心制節，性同青春之和，敦悅憲章，動遵禮規，居室則道，齊師氏有行，則德配女儀。禮服有盈，籩豆無闕。猗歟夫人！天姿特挺，行高冰潔，操與霜整。性揚蘭芳，德振玉穎。猗彼瓊林！奇翰有集；展彼碩媛！令德來綺。動與禮遊，靜以義立。

晉王劭之靈壽杖銘

鬱鬱鮮榦，秀彼崇嶹。下澤蘭液，上瑩芳霄。貞勁內固，鮮粲，外昭。耀質靈蓍，作珍華朝。杖之身安，越齡松喬。

晉左九嬪元皇后誄

伏惟聖善宣慈，仁洽六宮，含弘光大，德潤四海。妾聞之，前志：卑不誄尊，少不誄長；楊雄臣也，而誄漢后，班固子也，而誄其父，皆以述揚景仁，顯之竹帛；豈所謂三代不同禮，隨時而作者

乎？

惟泰始十年，秋七月，丙寅，晉元皇后楊氏崩。嗚呼！哀哉！昔有莘適殷，姜姒歸周，宣德中闈，徽音永流；樊衛二姬，匡齊翼楚；馬鄧兩妃，亦毗漢主，蛾峨元后，光嬪晉宇，伉儷聖皇，比蹤往古。遭命不永，背陽即陰，六宮號咷，四海慟心。嗟余鄙妾！銜恩特深。追慕三良，甘心自沈，何用存思？不忘德音；何用紀述？託辭翰林。乃詐誄曰：

赫赫元后，出自有楊，奕世朱輪，耀彼華陽，惟嶽降神，顯茲禎祥。篤生英媛，休有烈光，含靈握文，異于庶姜。和暘春日，操厲秋霜，疾彼攸遂，敦此義方，率由四教，匪愆匪荒，行周六親，徽音顯揚。顯揚伊何？京室是臧。乃娉乃納，聿嬪聖皇。正位閨闥

。惟德是將。嗚珮有節，發言有章。仰觀列圖，俯覽篇籍，顧問女史，咨詢竹帛，思媚皇姑，虔恭朝夕，允釐中饋，執事有恪，于禮斯勞，于敬斯勤；雖曰齊聖，邁德日新。日新伊何？克廣弘仁，終溫且惠，帝妹是親。經緯六宮，罔不彌綸，羣妾惟仰，譬彼北辰。亦既靑陽，鳴鳩告時，躬執桑曲，率導媵姬，修成蠶蔟，分繭理絲，女工是察，祭服是治，祗奉宗廟，永言孝思。于彼六行，靡不蹈之。皇英佐舜，塗山翼禹，惟衛惟樊，二霸是輔，明明我后，異世同軌，亦能有亂，謀及天府，內敷陰教，外毗陽化，綢繆庶正，密勿夙夜，恩從風翔，澤隨雨播，中外禔福，遐邇詠歌，天祚貞吉，克昌克繁。則百斯慶，育聖育賢，教踰妊姒，訓邁姜嫄，堂堂太子，惟國之元，濟濟南陽，爲屏爲藩，本支菴藹，四海蔭焉。徽斯皇

妣，孰茲克臻？曰乾蓋聰，曰聖允誠，積善之堂，五福所并，宜昌高年，匪隕匪傾，如彭之齒，如眀之齡。云胡不造？于茲禍殃，寢疾彌留，寤寐不康，巫咸騁術，扁鵲奏方，祈禱無應，嘗葯無良。形神既離，載昏載荒，奄忽崩殂，湮精滅光。哀哀太子，南陽繁昌，攀援不寐，擗踴摧傷。嗚呼！哀哉！闔宮號咷，宇內震驚，奔者塡衢，赴者塞庭，哀慟雷駭，流涕雨零，歔欷不已，若喪所生。惟帝與后，契闊在昔，比翼白屋，雙飛紫閣，悼后傷後，早卽窀穸，言斯既及，涕泗隕落。追維我后，實聰實哲，通于性命，達于儉節，送終之禮，比素上世，襚無珍寶，含無明月，潛輝梓宮，永背昭晰。臣妾哀號，同此斷絕，庭宇遏密，幽室增陰，空設帷帳，虛置衣衾。人亦有言，神道難尋，悠悠精爽，豈浮豈沉？豐奠日陳，冀

魂之臨，孰云元后。不聞其音？乃議景行，景行已謚！乃考龜筮，龜筮襲吉；爰定宅兆，克成玄室，魂之往矣！于以令日。仲秋之晨，啓明始出，星陳夙駕，靈輿結駟。其輿伊何？金根玉箱；其駟伊何，二駱雙黃。習習容車，朱服丹章，隱隱轜軒，弁絰緦裳，華轂曜野，素蓋被原，方相仡仡，旌旐翻翻，輓童引歌，白驥鳴轅，觀者夾塗，士女涕漣。千乘萬騎，迄彼峻山，峻山峨峨，層阜重阿，弘高顯敞。據洛背河，左瞻皇姑，右睇帝家，惟存揆亡，明神所嘉。諸姑姊妹，娣姒媵御，追送塵軌，號咷衢路，王侯卿士，雲會星布，羣官庶僚，縞蓋無數。咨嗟通夜，東方云曙，百祗奉迎，我后安厝。中外俱臨，同哀並慕，涕如連雲，淚如湛露。扃闥既闔，窈窈冥冥，有夜無晝，曷用其明？不封不樹，山坂同形。昔后之崩，

大火西流，寒往暑過，今亦孟秋。自我銜恤，倏忽一周，衣服將變，痛心若抽！逼彼禮制，惟以增憂。去此素衣，結戀靈丘，有始有終，天地之經，自非三光，誰能不零？存播令德，沒圖丹青，先哲之志。以此爲榮。溫溫元后，實宣慈焉？撫育羣生，恩惠滋焉！遺愛不已，永見思焉！懸名日月，垂萬春焉！嗚呼！庶妾！感四時焉！言思言慕，涕漣洏焉！

晉左九嬪萬年公主誄

昔滿衣早智，周晉夙成，咸以岐嶷，名存典經。猗歟公主！在幼剋哲，方德比齒，有邈先烈，何德之盛，而年或闕？何華之繁，而實不結？雨墜風逝，形影長滅！赫赫京室，河洛所經，陰精發曜，降茲淑靈，篤生公主，誕膺休禎，秀出紫微，日暉月明，既睇艷

姿，徽音孔昭，盼倩其媚，婉曼其嬌，寵玩軒陛，如瓊如瑤；雖則弱齒，雙德兼苞，五福所集。聞之先民，積善鍾慶，祐德輔仁，宜終淑美，光暉日新，云何降戾？景命不振，暐暐榮曜，芳蕤始芳，何辜於天？猥遇降霜？煢煢稚魂，飄飄遐翔，於戲何辜！痛茲不福，生而何晚？歿而何速？酷矣皇靈，謬哉司祿。嗚呼！哀哉！日月載馳，白露凝結，白主蘧徂，奄離時節，吉凶乖邈，存亡異制，將還幽都，潛神永翳！嗚呼！公主！魂豈是綏？岌岌靈轜，駿驪騑騑，挽僮齊唱，悲音激摧，士女歔欷，高風增哀。一日不見，采蕭作歌！況我公主，形滅體訛，精靈遷逝，幽此中阿，言思言念！涕淚滂沱！嗚呼！哀哉！

晉袁宏妻李氏弔嵇中散文

宣尼有言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自非賢智之流，不可以褒貶明德，擬議英哲矣。故彼嵇中散之爲人，可謂命世之傑矣。觀其德行奇偉，風韻劭邈，有似明月之映幽夜，淸風之過松林也。若失呂安者，嵇子之良友也，鍾會者，天下之惡人也；良友不可以不明明之；而理全惡人，不可以不拒拒之；而道顯夜光，非與魚目比映，三秀難與朝華爭榮。故布鼓自嫌于雷門，礫石有忌于琳琅矣，嗟乎！道之喪也；雖智周萬物，不能違顯沛之難；故存其心者，不以一責累懷檢乎！迹者必以纖芥爲事；慨達人之獲譏，悼高範之莫全，凌淸風以三歎，撫玆子而悵焉。聞先覺之高唱，理極滯其必宣，俟千載之大聖，期五百之名賢，聊寄憤于斯章，思慷慨而炫然。

梁劉令嫺祭夫文

維梁大同五年，新婦謹薦少牢于徐府君之靈曰：惟君德威禮智，才兼文雅；學比山成，辨同河瀉；明經擢秀，光朝振野；調逸許中，聲高洛下，含潘度陸，超終邁賈。二儀既肇，判合始分；簡賢依德，乃隸夫君。外治徒舉，內佐無聞，幸移蓬性，頗習蘭薰。式傳琴瑟，相酬典墳。輔仁難驗。神情易促，雹碎春紅，霜凋夏綠，躬奉正衾，親觀啓足，一見無期，百身何贖！嗚呼！哀哉！生死雖殊，情親猶一；敢遵先好，手調薑橘，素俎空乾，奠觴徒溢。昔奉齊眉，異於今日；從軍暫別，且思樓中，薄游未反，尙比飛蓬，如當永訣，永痛無窮！百年何幾，泉穴方同。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八月再版

新式標點
六朝女子文選

全一册定價大洋三角

發行者　啓智書局
上海法大馬路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

印刷者　啓智印務公司
上海法界西門路潤安里十九號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